

玖

精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通鑑綱目定本

宋紀附北魏

太祖文帝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魏破六州

嬰兒實報
春燕巢林

元嘉之政
衰

魏復建佛
圖

魏行玄始
厯

綱 辛卯。宋元嘉二十八年。魏春正月。魏師還。○宋主殺其弟義康。**綱** 二月。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魏人凡破

南兗治廣陵今江都。徐州治彭城今東魯郡今山東。豫州治壽陽今河南。青州治臨淄今山東。冀州治歷城今山東。六州殺掠

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

死傷亦過半。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趨。起。不進。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

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見上卷 衰矣。**綱** 二月。魏主還平城。見上卷 夏六月。魏太子晃。怵卒。

綱 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怒為所糾。遂構其罪。魏

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諡曰景穆

綱 壬辰。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熹。而立南安王。余。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

宗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夜蘭。延和足。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正以皇孫濬。晃。冲。幼。時方五歲。欲立長君。徵秦王。翰。世

子。置之祕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今陝西。王。余。乃

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綱** 冬十月。

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是為高宗 討愛。誅之。尚書源賀陸麗等奉皇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綱** 魏行玄始

麻。北涼趙 賊為之。

綱 癸巳。魏興安二年。春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夜。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何尚之為司空。自宋主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惠恨而，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球玉為宋王形像埋於金章殿前，事覺，宋主命道育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宋主遣中使切責劭，濬赦不誅，至是乃欲廢劭，賜濬死。

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鐸、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鐸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

立鐸，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但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慙數三思。」

宋主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間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太子蕭衰、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視也。邪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衰、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令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聞拔刃徑上合殿。在紫宸殿北。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兵入殺之。江湛聞喧噪，聲數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并使人殺潘淑妃。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噪，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馳召濬，濬入見，劭曰：「潘淑妃逆，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遂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今罪人斯得。」見三卷。可大赦，改元太初。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二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劭料

王僧綽謂建立之事唯宜速斷

東燭繞壁

哀淑叱蕭斌

哀淑死節

五指皆落

蕭斌為僕射

以何尚之為司空

劭不知王僧綽之謀

以為吏部尚書

二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

王僧虔忠
保兩全

簡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劭將作亂每夜饗將士僧綽密以聞并前代故事漢魏廢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所親威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凡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及見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道士亡曰羽化赤也聖賦羽化而登仙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劭之誅也繼書以何尚之為司空則尚之臣劭矣元凶既誅黜之宜也於是復以為尚書令失刑甚矣書復以

孝建四銖錢

沈公不效何公

顏延之知子之明

高允真忠臣

世祖孝武帝名駿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劭遂即位在位十一年壽三十五歲

綱甲午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見上卷

綱乙未宋孝建二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宋鎮北大將軍南兖州見上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

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綱丙申宋孝建三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宋以宗慤為豫州見上刺史

綱冬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書爵書卒後美如此所以目延之子竣貴重見上凡所資供一無

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笨本竹輿逢竣鹵簿出行儀衛即屏丙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

見要人謂權貴也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平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

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見上尹如故大明

元年出竣高東揚州刺史

綱戊戌宋大明二年春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丙人極論

時有上事為激訐者魏主謂羣臣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

子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王

乃知古人為不誣高子內文明而外柔

高允矯矯高允風節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

辛毗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

顧觀之定命論

宋主耕藉田后親蠶

謝莊郵君章

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從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

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子乃拜允中書令帝重

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卓茂字見十劉文饒劉寬字見二之為人福心也者或不之

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易明夷卦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其言訥訥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見上卷詔指臨責聲嘶西聲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數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

矯矯者乎宗愛用事見上卷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

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說苑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哀乎冬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目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凡選授遷

徙誅賞大處分皆與法典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吏部尚書顧觀記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觀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觀之曰辛毗皮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耶三

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觀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好而辛毗不與交曰劉孫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

閻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己亥宋大明三年夏五月宋殺其東揚州治會稽今浙江紹興縣刺史顏竣初宋主以讒怒竣及竟陵王誕反廣陵遠誣竣以通謀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孥徙交州

復沉其男網秋七月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庚子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見上卷三月后親蠶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蠶者書親蠶加重本也

辛丑宋大明五年夏宋雍州治襄陽今湖北廣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襄陽府為其下所殺宋主畋遊無度嘗出夜還

救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祭起信刻木為合符或虛執不奉旨須黑教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郵君章郵惲字見二十卷

宋主耕藉田后親蠶

宋主好狎
梅羣臣

崑崙奴

蔡尚書可謂能負荷

墳高祖陰室以起玉燭殿
牀頭土障田舍公得此已過

宋鑄二錢

邢對曰臣聞王者祭祀政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耳綱秋九月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癸卯宋大明七年夏宋以蔡興宗哀祭為吏部尚書自蔡淑之兄子也宋主好狎梅羣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

王玄護為老僮層吳人謂中州人曰僮夜劉秀之為老慳恪也侍中顏師伯為黓漢也其餘短長肥瘦

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崑崙今此奴呼為崑崙必亦色黑而長也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

嫖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豫章太守政稱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高祖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

今日可謂能負荷矣綱宋大修宮室書大修何識也於是廢高祖陰室以起玉燭殿不期年而宋主殂於玉燭豈偶然哉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

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見三四宋興無所增改至是

始大修宮室土木披錦繡賞賜傾府庫壞怪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在江甯府上元縣治東北與羣臣觀之牀頭有

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障枕屏也所以障風者壘土為障以侍中袁顛以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

舍公得此已為過矣綱甲辰宋大明八年夏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自宋主殂於玉燭殿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

子受之傲惰無威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廢帝名子業孝武帝太子在位八月為壽寂之所殺

乙巳宋主子業景和元年春宋鑄二錢錢見上綱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是為顯祖冬十一月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綱宋主坐其諸父湘東今湖廣王彧郁等於殿內綱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舉兵

尋陽綱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治尋陽今江西九江府唐六典親王府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

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勳死景雲至溢口見三四停不進子勳典籤二人手掌宣傳教令

南此朝 宋廢帝 月帝

周監易知錄

長史鄧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書太誓獨夫紂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師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整兵子勛戎服出聽事也中庶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言諭之四座未對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

諸議中兵總統軍事旬日得五千人出鎮大雷今江南安慶府望江縣移檄見九遠近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曰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俱出於殿內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在江甯府東北竹林堂使宮人保華上聲赤袒也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

罵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蓋謂不至麥熟時死也於是巫覡亦能齋肅事神明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悉屏丙侍衛與羣巫綵女射石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弒之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襲承皇極或即位大赦宋雍今湖廣鄧今湖廣荆州府會稽郡今浙江皆舉兵應尋陽見

太宗明帝名或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弒大臣迎立之在位七年壽三十四歲襄陽府武昌府荆州府綱丙午宋太始二年魏顯相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勳遂稱帝二徐徐州治彭城今江南徐州又南徐州治京口今江南鎮獻文帝弘天安元年治義陽今河南豫青冀俱見湘治湖廣今廣東梁今陝西益今四川州皆應之漢中府成都府時宮省危懼宋主

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

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鹽上使應尋陽見本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性

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晉羊祜言平吳之後當務聖慮見二九卷宋主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召之

綱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勳冬十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

猶羊公之言

射虎竹林

蕭道成鎮淮陰

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刺史

于魏。宋徐州見刺史薛安都。汝南今河南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初俱應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指于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止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見三三卷之憂。宋主不從。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即汝南府降魏。皆請兵自救。**綱**宋立子昱為太子。**目**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綱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綱丁未。宋泰始三年。春正月。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目**宋張永等棄城夜走。初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執尉元至永等棄城走。

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山。名在徐州城東南。之東死者以萬數。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

愧卿甚。永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今江南淮安府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上淮西之地。**綱**秋八月。宋遣中領軍沈

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目**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即江南徐州攸之以清泗二水名。清水在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治西南。即泗水

之下流也。泗水出山東兖州府泗水縣。至徐州東南入淮。方酒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強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見上道

成收養豪傑。賓客始盛。

綱戊申。宋泰始四年。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為南兖州見上刺史。

綱己酉。宋泰始五年。春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目**沈文秀守東陽城。名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

晝夜拒戰。甲冑生蟻。已恐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齋內。魏人執之。縛送慕容

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去聲設饌。鎖送平城。見上卷魏主宥之。待為下客。給

惡衣。疏食。既而重其不屈。拜外都下大夫。於是青冀見上之地盡入於魏矣。**綱**夏六月。魏立子宏為太子。冬十一

月。魏遣使如宋。脩好。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夏六月。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目**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

國。監。易。如。宋。明。帝。魏。獻。文。帝。四。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具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辛亥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 春二月宋主殺其弟普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 治京口今江蘇南鎮江府 刺史

夏五月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 **綱** 秋七月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 見上 刺史 **綱**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綱**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

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以太子稚弱剪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不宜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也 并力也 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綱** 八月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綱** 魏主聰廢

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 黃帝老子 浮屠 釋氏 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尚書陸贄 勅 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璽授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瘳親吃 前上聲 之及是悲泣不自勝 升 魏主問其故對曰代

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今皇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從若北苑崇光宮國大事乃以聞 **綱** 冬十月宋作相宮寺 **綱** 宋主以故第為相宮寺備極壯麗新安 今江南 太守巢尚之

罷還宋主謂曰卿至相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故騎侍郎處慮侍側曰此皆百姓賈兒貼 以物為貼 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罪高浮圖 塔也 何功德之有宋主怒使人驅下殿

達昌尹氏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宋主或勤社示文淫刑濫殺猜忌惡虐人不自保內則淫汙肆德外則極侈窮奢受俸縱橫殘民毒國其不善之積如此方且大營梵宇自謂福田然不聞成而告誦勸戒無餘向之所謂大功德果安在哉君子觀綱目書宋作相宮寺然後驗其所享之報而是非得失瞭然矣

綱 壬子 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 春二月宋殺其揚州 見上卷 刺史江安侯王景文 **綱** 宋主慮晏駕 見十卷 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有異圖遣使齋手勅并藥賜死景文正與客恭 叩 也 恭 王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 畢徐曰奉勅

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乃作黑啟致謝飲藥而卒 **綱** 夏四月宋主薨殂太子昱立 **綱** 宋主病篤以桂陽 見二七 王

常侍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魏文至孝

來作湘宮寺

寺

常侍

成爲散騎

來以蕭道成爲散騎

常侍

崇聖大夫
號四貴

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今湖廣武昌府刺史沈攸之。并受顧命。見三。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太子昱見上即位。生十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蒼梧王又曰後廢帝。名昱。孝道兒。所生子也。在位四年。為蕭道成所殺。壽十四歲。
○冬十月。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癸丑宋主昱與三年春二月。魏以孔乘孔子二十世孫為崇聖大夫。
○冬十月。宋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

○甲寅魏延興四年夏六月。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道成與袁粲褚淵劉東更料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秋

九月。宋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東為丹陽尹。見上

○丙辰宋元徽四年夏六月。魏太后馮氏殺其主弘。復稱制。太后太后也。書裁何君一而已。自非大無道罪。魏尚書李數者。奕得幸於馮太后。為太上所誅。馮太后由此怒太上。至是密行鴆。見十一。毒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魏尚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夜。劉東中書令。太后不允書裁所以明無二上之義也。

順帝名準。明帝第三子。初封安成王。蕭道成殺蒼梧王。迎準立之。在位二年。復為道成所殺。壽十四歲。而宋亡矣。

○丁巳宋順帝準昇明元年秋七月。宋中領軍蕭道成殺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目宋主昱自京口既平。不充而死。京口今江南鎮江府。驕恣尤甚。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晝腹為的。引滿

將射。石之道成斂板手板也。曰老臣無罪。乃更耕以胞箭骨鐵箭不射去。能傷人。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

褚淵謀廢立。衆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殷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

越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王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

與左右於臺岡質實云未詳處所。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王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

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蕭公。敢有開

狗。新安寺偷。喜商賭跳。新安寺偷。

國益易知錄 卷三十一 南北朝 宋主昱 順帝 五 上海錦堂書局石印

一言者血染敬則勿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見上卷王遂以太后令數聲去聲罪惡逼廢

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榮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東為尚書令袁榮鎮石頭城名在江榮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

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綱冬十一月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今湖廣州府江陵縣討蕭道成綱

宋中書監袁榮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綱湘州治湖南長沙府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榮劉東密

謀誅道成榮謀既定將以告褚淵眾謂不可榮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

遣戴僧靜等攻榮劉秉石頭時亦赴踰城走榮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

城獨進最以身衛榮僧靜直前斫斬也刃之榮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去聲

諍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榮死不為褚淵生剩父子亦為追者所殺綱沈攸之攻郢城在湖廣武昌府黃鵠山郢州治也不克綱宋

蕭道成假黃鉞見三四出頓新亭在江甯府城南道成謂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眾寡

公雄武有奇略寬容而仁恕賢能畢力民望所歸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指沈攸之志銳胃而器小有威而無恩

士卒解體縉紳不懷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必矣

綱戊午宋昇明二年春正月宋沈攸之軍潰會走死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南湖丁太和二年沈攸之與袁榮劉東皆謀討道成可謂能舉表者攸之眾

清無成而死袁劉謀泄不克而死可謂能殉國者是綱目之所與也

綱秋九月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綱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曾入屏兩人與語久之朓無言

道成慮朓難提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問見十二言於道成曰公令名

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絕禮羣后微示愛重然當先令褚公知之少日道成造褚淵曰我夢得官淵曰今始授爾恐

一二年間未容便移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未違耳即倡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過曰褚公不從

袁榮父子
忠孝

江淹論五
勝五敗

謝朓無言

奈何。退曰。彥回。褚淵。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豈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治建業。即江甯府。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右宋八主合六十年

齊紀附北魏

太祖高帝

能殺也

姓蕭名道成。相傳為漢蕭何二十四世孫。仕宋封齊公。進爵為王。遂篡宋國號。齊在位四年。壽五十四歲。齊祖姿表英異。龍顏鍾聲。鱗文遍體。肩有赤痣。如日月狀。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明雖疑之。而不能殺也。

己未。宋昇明三年。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春正月。宋以謝朓為侍中。**二月**。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

九錫。見十八卷。**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目**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啟營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

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王家是日百僚階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

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出。傳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

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底。舍也。凡郡國司。空。褚淵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今江南。屬陽府。頓州。築宮丹陽。見上卷。置兵守衛。以褚淵為司徒。**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

差。**目**處士何遜。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點尚之。見上卷。之孫

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五月**。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家。齊立世子。蹟。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綱。庚申。齊建元二年。冬十二月。齊以褚淵為司徒。**目**。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而見

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避祥日。不能殺袁劉。袁粲劉末。見上卷。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疎。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

以聞。徙廣州。今廣東。廣州府。卒。

南止朔 齊高帝 武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齊王擊碎
玉導

魏子恂生

憂感逆行
入太微

齊高祖蕭
行
齊子良八
友
范縝盛稱
無佛
人生如樹
花同發隨
風而散
范縝神滅
論

魏孝文帝

王戊 齊建元四年春三月齊王道成殂太子蹟立 **目**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 集覽按漢武更衣衛子大侍尚衣軒中得幸注尚主也主衣車中也此云主衣中或即此 **有玉導** 準并屬以上曰留此正長病源之源也即命擊碎仍簡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夏六月**齊立子長懋為太子 **秋**齊南康公褚淵卒 **目**淵卒世子賁取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恭屏居墓下終身

世祖武帝 名誦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壽五十四歲 **夏閏四月**魏子恂生 子生不書此其書何太后忍也魏故事立為太子乃殺其母亦大忍矣終細目書于生五皆 **目**魏王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有故者也恂又兼以叛父書 魏恂叛父見下卷 **目**魏王後宮林氏生子恂馮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

林氏死自撫養 **秋七月**齊以王僧虔為特進光祿大夫 **目**初齊主以侍中王僧虔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 時為尚書令曰汝行登三事 三公主天地之事故稱我若受此是一門二台司也吾實懼焉累年不拜至是許之加特進 見十七卷 **冬十月**憂感 見十八卷 **目**齊有司請禳犇之齊主曰應天以寶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灾若在我覆之矣 **益** **十二月**魏始禁同姓為婚

甲子 齊永明二年春正月齊以竟陵 今湖廣安陸府王子良為司徒 **目**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尚傾意賓客開西邸 見上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范雲蕭琛 且森反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惔 蕭王僧儒江革范縝 軫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為賦食行水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 杖也 帷 因 席 之上或闕籬牆落糞

灑 魂去聲 廟也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灑者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 疎 度也為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竄論取官已至令僕 中書令僕射

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冬十月，齊以長沙王晃為中書監。

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棍刀。棍，執刀戟為儀仗之人。四十人。至是，晃自南徐見上刺史罷還，私載數百人仗，齊主聞之大怒。

遂不被親寵。武陵今湖廣常德府王暕，業多才藝而疎悻，亦無寵。嘗侍宴，醉伏地，貂抄平肉杵，同。貂冠飾貂尾也。抄，畧掃過也。帝笑曰：肉汗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帝不悅。

綱乙丑，齊永明三年夏五月，齊以王儉領國子祭酒。自宋世祖孝武好文章，士大夫無專經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作解散髻，計斜插，晉朝野多慕效之。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綱丁卯，齊永明五年春正月，魏光祿大夫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公高允卒。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獻文帝徙青徐俱見上望族於代，魏都今山西大同府其人多允婚媾，始。重流離，餓寒允傾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閉諫之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至是卒。年九十八。

綱冬十二月，魏以高佑為西兗州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刺史。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見二卷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漢袁平問卓茂為河南開封府宏，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勸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見三四卷命縣立講學堂，立小學。

綱己巳，齊永明七年冬十二月，齊以張緒領揚州。見上中正江敬微為都官尚書。自曹魏書置州中正，是後未有書者。於是始書張緒嘉稱職也。終綱曹魏見二卷長沙王晃此屬張緒用吳興今浙江湖州府聞人姓綰，綰不許見，使固請，緒正色曰：此目一人而已矣。七卷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南北朝 齊武帝 魏孝文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是身猶自家州鄉殿下安得見逼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齊主容表有士風請於齊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

此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齊主曰此由江數謝淪可自詣之僧真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床

遠去聲客僧真喪去聲告齊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弟也數湛之孫淪

幼不知大誓之不可忘則朝無大臣故也故書謁後書拜禮書還相辭繁而不殺綱目之意微矣然則何以無賤辭

復古禮是也何賤馬獨用我主見上卷書謁後書拜禮書還相辭繁而不殺綱目之意微矣然則何以無賤辭

非所用綱目所以深惜之後俱不載故音曉書謁後書拜禮書還相辭繁而不殺綱目之意微矣然則何以無賤辭

文聖尼父沈約撰宋書齊永明十年魏春魏脩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改諸孔子曰文聖冬齊詔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

嚴立袁梁傳齊主曰綱齊遣使如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

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懋

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虜尾蠅拂是王謝家物虜尾大鹿也於文王鹿為虜尾鹿隨之皆

古之誤者執馬東晉王導王衍謝尚謝安諸人常捉玉柄麈尾而談故云汝不須捉此取而燒之齊太子長懋卒夏四月齊主立其孫昭業為大

孫秋七月魏主立其子恂為太子魏詔大舉伐齊魏詔云耳非事實也綱目魏主以平城魏都今山西

縣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今河南河南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命太常卿王湛

策之遇革易革卦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華卦象辭吉執大馬任城今山東兗州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

有中土今出師而得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魏主厲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

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邪魏主還宮名澄屏人謂曰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其道誠

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之所以興隆也周成王七年周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所以興隆也

任城吾之子房

魏定遷都洛陽

從席移居

西弄

東郡漢高祖初都洛陽後徙關中光武又東都洛陽魏主曰北人習常惡故必將驚擾奈何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彼亦何所能為魏主曰任城吾之子房張良也於是戒嚴整兵齊主聞之亦發揚徐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齊主躡疽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蕭鸞為尚書令世主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

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盜賊屏丙息然頗好遊宴華康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魏主

發平城九月魏主至洛陽罷兵魏主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魏主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

於馬前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臣等敢以死請魏主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

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南安今陝西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今陛下苟擬南伐之謀遷都

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而憚於南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

曰願陛下暫遷代都即平侯經營畢功然後臨之魏主曰朕將巡省州郡至鄴今河南漳德小停春首即還未宜

歸北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王其勉之使將軍于烈還鎮平城冬十月魏營洛

都魏以王肅為輔國將軍王肅見魏主於鄴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唇影也自是器過日

隆人莫能開諫或屏丙左右語至夜分自謂相得之晚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人物皆肅所定

高宗明帝名鸞高帝兄始安貞王之子半年之中連歲魏主還平城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

文綱甲戌明帝齊主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元年魏太和十八年春三月魏主還平城秋七月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

文自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是時蕭謹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西昌侯鸞以廢立之

謀告晏及丹陽見上尹徐孝嗣皆從之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謹謹惶遽從之鸞使謹先入自引兵入雲

龍門齊主聞變猶為手救呼蕭謹俄而謹引兵入閣齊王拔劍自刺不入與棧而出行至西弄亦作屏今人

屋為弒之以太后命追廢昭業為鬱林今廣西王迎立新安今江南王昭文吏部尚書謝滄方與客暴聞變竟居

南北朝 齊武帝 明帝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謝滄不問外事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魏主志欲移風易俗

謝朓致酒

齊明帝有赤誌

日月相

謝朓致酒

齊明帝有赤誌

日月相

謝朓致酒

齊明帝有赤誌

日月相

謝朓致酒

齊明帝有赤誌

日月相

謝朓致酒

遷時竟不問外事。大匠虞悺竊數曰：王徐王晏徐遂縛袴戎服也又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新安王即位，年十五，以齊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楊州見上刺史封宣城今江南郡公。**綱**九月，魏主考績黜陟百官。**目**初，魏主詔三載考績，見一卷，即行黜陟。見同。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又謂陞殿者曰：人言北

俗質魯，何由知書？然今知書者甚眾，願學與不學耳。朕修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使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履博耳。**綱**齊宣城公靈殺都陽今江西饒州王鏘等七人。**綱**冬十月，齊宣城公靈自為太傅，揚州牧

進爵為王。**目**齊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朓噴入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今浙江湖州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遣其弟吏部尚書滄曰：可力飲此，勿預人事。

目齊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夾背背兩膊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綱**齊宣城王靈殺衛陽今湖南衡州王鈞等四人。**綱**魏主登阜城，齊宣城王靈

廢其主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目**齊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為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為大司馬，陳顯達為太尉，尚書虞悺稱疾不臨位。齊主靈欲引參佐命，使王晏諭之，悺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也。并力甯假朽老以

贊維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儀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綱**十一月，齊立子寶卷為太子。○魏主至洛陽。○齊主靈殺海陵王。○十二月，魏禁胡服。**綱**魏主自將伐齊。洛陽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十七
齊紀附北魏

高宗明帝
綱乙亥，齊建武二年，魏春二月，魏主攻鍾離。今江南鳳陽不克，遣使臨江，數上齊王之罪，而還。敵國相數以罪多矣，不書於是